



禮魂東君國魂
遠遊卜居天問
漁父離騷

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

——《楚辞·离骚》

肆

梁振华 著

离骚

Song of Phoenix

田心美大

良言

梁振华
著

离骚

Song of Phoenix

思美人

良言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思美人. 第四卷, 离骚 / 梁振华著. --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5104-6218-4

I. ①思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54497号

思美人(第四卷)离骚

作者: 梁振华

项目策划: 邓婧

责任编辑: 邓婧

特约编辑: 颜西

封面插画: 呼葱觅蒜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05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nwpcd@sina.com

印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字数: 276千字 印张: 22.25

版次: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6218-4

定价: 36.8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6899 8638

[目录]

Song of Phoenix

思美人

屈原



第六十一章	荆楚 /1
第六十二章	地震 /19
第六十三章	拜巫 /33
第六十四章	分娩 /49
第六十五章	心声 /63

第六十六章	决心 /79
第六十七章	立储 /93
第六十八章	较量 /109
第六十九章	出逃 /125
第七十章	赐死 /141

第七十一章	心结 /157
第七十二章	下狱 /173
第七十三章	献身 /189
第七十四章	功毁 /205
第七十五章	修盟 /221

第七十六章	再败 /235
第七十七章	残酒 /251
第七十八章	诀别 /269
第七十九章	逃离 /289
第八十章	流放 /307

尾声 /323

代后记·美人如梦 /337

第六十一章 · 荆楚

回朕车以复路兮，
及行迷之未远。

——《离骚》

阳光拖着雕花围栏的影子慢慢移动，许多天过去了，兰台宫门依然紧闭。

一众姬妾等在廊下，皆是纹饰繁丽、环佩叮咚，一看便是用心扮过。然而门缓缓打开，只有木易黯然出来，姬妾们围上去焦切地问道：“大君今日如何？还是不肯见我们吗？”

木易深深一叹，摇头道：“大君口谕，今日不想见任何人。大家都散了吧。”

姬妾们面面相觑，自楚王回来，竟是谁的宫中都不去，她们便每日等在这里，然而等来的总是木易。郑袖不禁皱眉道：“好不容易盼大君回来，如何见也不见我们……”南后也不看她，只对木易轻声道：“想是大君舟车劳顿，还未歇好。我们先回去，请大君多保重。”木易松了一口气，感激道：“娘娘体谅。”说罢敛袖一礼而退。

木易回到殿内，楚王仍躺在榻上，只静静看着那屋顶雕梁画栋，木易轻轻走过去，垂首立在楚王身边。

“她们都走了？”许久，楚王开口道。

木易轻轻点头，答道：“是，都走了，王后娘娘还说，要您保重身子。”

楚王苦笑一声，不再说话，过了许久，忽然像想起什么，竟坐起身来——自从躺到这榻上，还是他第一次起身。

“莫愁与她们一起来了吗？”楚王看向木易，认真问道。

木易怔了一怔，摇摇头。楚王一顿，忽然起身披衣，一言不发往外走去。

“大君，大君要去哪儿？”木易慌忙追了出去。

见楚王突然而至，莫愁宫前的守卫慌忙行礼，楚王神色冷冷推门而入，院中竟野草丛生，一片荒芜。

木易喃喃道：“人呢？”楚王心下一沉，环顾四望，这时，忽然听到宫内有人低声哭泣。

楚王与木易循声过去，推开房门，却见青儿一身缟素，已哭得双目红肿，她抬头见是楚王，起身怯怯叫了一声：“大君。”

木易奇怪道：“青儿？怎么只有你一人，莫愁呢？”

一听这话，青儿更是掩面痛哭，好半晌，才呜咽着开口道：“姐姐她……两天前，已走了。”

“走了？”楚王闻言大怒，看向她喝道：“是谁如此大胆，赶她走了？”

“大君，不是……”青儿哽咽道，“姐姐她……她死了。”

楚王忽然愣住，一阵眩晕，他呆呆地看着青儿，半晌没有反应。过了许久，他才回过神来，却有难以抑制的愤怒，向青儿沉声吼道：“不可能，你骗不谷！”

青儿拼命摇头，痛哭不止，楚王面色惨白，回身喊道：“到底怎么

回事？来人，快来人！”刚刚守门的那两名宫卫早已心惊胆战，猫腰跑来跪倒在地。楚王不可置信地悲愤道：“莫愁乐师人呢？”

宫卫颤颤巍巍磕头道：“莫愁乐师两日前……已离世了。”

“她是怎么死的？”楚王吼道。

“娘娘自大君出征，就不思饮食，听医官说，是忧思郁结，身体虚弱，以致猝死……”

楚王怔怔听着，忽然觉得胸口一闷，眼前的世界俱黑了下来，天地旋转，他膝下一软，像一株无根的树木，轰然倒地。

楚王醒来的时候，已是在兰台宫内，他缓缓睁开眼睛，轻轻抬了抬手臂，木易见状连忙扑过来，跪在榻前哽咽道：“大君，您终于醒了。”一地医官皆一激灵，原来楚王一时气郁而昏迷不醒，他们已守了整整两夜。

“叫青儿来。”楚王目无光亮，迟缓道。

木易心中一紧，顿了一顿，终于无可奈何应声而去。

听见房门关上的声音，青儿怯怯抬头，楚王临窗，负手而立。他此时长发散乱，一向挺直的肩背似已微微驼了，一夜间，竟老了许多。

“奴婢参见大君。”青儿跪下轻声道。

楚王慢慢回头，看她半晌，低声道：“不谷叫你来，是想问你几个问题，你要细细回答。”他声音沙哑而无力，已不复往昔。

青儿心中一颤，回道：“奴婢明白。”

楚王一叹，闭目道：“莫愁，是何时走的？”

“是两日前，正晌午时。”

楚王心中一痛，忍住道：“她走的时候，可说了什么？”

“姐姐什么都没说……也许是因她多日不思饮食，太过虚弱，竟已说不出话了。”青儿的泪又滚落下来。

“你可知道，她为何忧思至此？”默然半晌，楚王缓缓道。

“因为……”青儿眼神闪烁，终于还是顿了一顿，轻声道：“姐姐连夜噩梦，俱是大君征战中遭遇不测。姐姐日夜忧心，宫中却无一人信她，还欲以扰乱军心治她的罪……”

听到此处，楚王只觉心如刀绞，他想起出征前接到莫愁消息，亦是这消息救他一命，使他屈辱地活了下来。

“姐姐不知大君安危，忧思过甚，水米不进，身体每况愈下，直到那天听说楚军溃败，一时郁结，不到两日，便撒手人寰……”青儿泣不成声。

楚王微微颤抖，只觉五脏六腑缩成一团，他走去窗边，痛苦掩面道：“世间女人千百万种，而你只有一个。不谷给你富贵荣华，给你万千宠爱你都不要，让你做楚国至高无上的国巫你亦不受，而你却为不谷安危忧伤至死，莫愁……你可知不谷心痛如刀割，你为何不能等到不谷回来？”

青儿泣道：“大君，姐姐与我，本就不是这宫中之人。姐姐进宫以来，何曾有一日开心？”

楚王心中狠狠一叹，这刻竟对自己起了恨意。他如何不知莫愁是山间肆放的野花，是他贪心想占为己有，他以为给她这世间最罕有的珠玉、最华美的裙裾，以为让她冠宠后宫，她便能安心地留在他身边，不想这所谓最好的一切，却成为她最深的桎梏。

楚王看向青儿，轻轻一叹：“是不谷错了，你走吧。”

青儿一怔，泪眼婆娑地看向楚王，不敢相信地问道：“大君，您是答应放了青儿吗？”

楚王只觉无限疲惫，挥挥手道：“走吧，强留你们，本就是置灵鸟于笼中，怎么会长久？”

屈府，刚刚听说噩耗的屈原神色木然，只怔怔对着虚空之处，过了许久，想站起身，却忽然捂住胸口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恍惚间，他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影冲出门去，随即又有一群人冲进来，他只觉眼前一黑，便再无知觉。

帝子降兮北渚，目眇眇兮愁予。

嫋嫋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。

登白蘋兮骋望，与佳期兮夕张。

鸟何萃兮蘋中？罾何为兮木上？

.....

屋外，似有稚童朗朗吟诗。

屈原缓缓睁开眼睛，起身推门而出，只见月光如水，一片清华，一位清朗少年立在庭间。

屈原浅浅一笑，去与那少年并肩而立。月下杏花疏影，玉兰暗香，幽谧不似人间。

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”那少年看着月亮，轻轻道。

屈原黯然一叹：“你只是少年的我，如何知我今日之愁？”

“你错了，我知道的，却是这忧愁的本源。”少年静色道，“你根本不了解她，她是山鬼，本就不该出现在这污浊的世间。你执着己念，以致今日之祸。”

屈原冷冷一怔，一颗心越坠越深。

“有许多事，必是你到今日亦没想明白，楚国的江山与你心爱的莫

愁，究竟孰轻孰重？若她并没有死，你是否愿意放手？”少年仍不看她，继续道。

屈原猛然愣住，半晌才喃喃道：“不是，不是这样……”

少年说的对，一边是楚国江山与君王，一边是深爱的女人，他根本不知如何抉择。是抛弃碧霞忤逆先父先母，置楚国安危于不顾，抑或决然断了莫愁念想，将她彻底推向楚王榻边，要她陷入无尽的宫斗而痛苦余生？

屈原痛苦道：“我不知道！我不知道……”

“夫君，夫君。”

屈原一愣，缓缓睁开眼睛，却见昭碧霞红肿的眼睛，正切切望着他惊喜道：“你终于醒了……”

他嘴角轻轻抽动，只觉得一颗心空落地无处安置。良久，缓缓对昭碧霞道：“我睡了多久？”

“整整两天。”昭碧霞勉强笑道。

屈原一怔，看妻子满眼血丝，低声道：“要你忧心了。”

昭碧霞浅浅一笑，却拿过一卷绢帛递给他道：“赢娘娘送来的密函，说要速速给你。也正巧，你刚好醒来。”

屈原忙接过绢帛展开：“莫愁服药假死，实为脱壳之举。三日之内服用解药，死者便可复生。三日一过，万劫不复。解药黏附函中。切记，切记。”

一路策马狂奔，直至扒开坟墓，见莫愁一身白色殓衣静静躺在棺中，屈原才敢喘一口气。

“夫君，切勿耽搁，快抱莫愁姑娘起来喂药。”昭碧霞捧着药丸，

见屈原恍恍惚惚，焦急提醒道。

屈原默默一点头，俯身将莫愁轻轻抱出，又将那颗药丸塞进她口中，灌一小口水，就一动不动地盯着她。

昭碧霞与采薇立在一边，她不愿去细想未来，那封密函她早看过，她怎么可能没有一丝犹豫？但最终，她还是选择了与他站在一起。

莫愁在屈原怀中，忽然手指微微一动，屈原惊异地看着，莫愁纤细的手指渐渐恢复知觉。接着，鼻中也似乎有了气息，胸口微微起伏。

“莫愁，莫愁，你可醒过来了！你要吓死我吗？”屈原喜极而泣，紧紧抱着莫愁。

“水……水……”莫愁的眼睛还未睁开，虚弱道。屈原连忙回头，却见昭碧霞已端了一盏水来，又轻声对屈原道：“夫君，我与采薇还有家务要做，先回去了。”

屈原已顾不上许多，只将水接过，匆匆点头，就将陶盏送到莫愁嘴边，柔声道：“来，喝水。”

莫愁饮了水，缓缓睁开眼睛，怔怔地看了屈原许久，凄然一笑道：“我本以为，再也见不到你了……”

屈原再难自抑，紧紧抱住莫愁，像曾在悬崖之下那样，紧得她几乎难以呼吸。然而时过境迁，那时两人还有诸多对未来的期待，此时却俱已撕裂在他们眼前。

屈原喃喃道：“你不知道我有多心痛！回郢都我已满心沉重，又听到你的死讯，那一刻我真以为自己活不长了，我不知道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，我将混混沌沌如行尸走肉。莫愁，那一刻我真的明白，即使我们不能在一起，让我看着你，知道你平安，就已足够，除此之外俱是折磨……”

莫愁亦泪如雨下，泣不成声：“我难道不是同样吗？我一百次想忘

了你，可总是做不到……”

许久许久，直到星光隐去，月亮变成浅浅的一轮，两人才恢复平静。莫愁靠在屈原肩上，缓声道：“除了你，在所有人那里我都死了，你不要告诉任何人。”

屈原亦渐渐冷静下来，想起那惨败的战争与此时风雨飘摇的楚国，不禁犹豫道：“莫愁，这次若不是你，大君怕是躲不过这一劫，你那天人感应又救了楚国，你真不愿以大楚巫之职留在宫中，救此时的楚国于水火吗？”

莫愁凄凄一笑，摇头道：“我本是山野中人，早受够了在这宫中处处如履薄冰，不知道明天等着自己的是什么。至于楚国国运，列国相争，战火连绵百年不休，哪个国家是巫覡能改变的？”

屈原黯然，还欲再说些什么，却想起那夜少年与他的对话，便握住莫愁的手轻轻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便送你远离这是非之地。你可想过，往后要去哪里？”

去哪里，能去哪里，莫愁心中一叹，垂首道：“回权县吧，爹不在了，我还要照顾乙儿。”说罢又看向屈原。

“对了，乙儿怎样了？可给你们添麻烦了？”莫愁追问道。

屈原心中猛然一紧：“乙儿……乙儿他……”

莫愁紧张起来，直身道：“他怎么了？快告诉我？”

“莫愁，你要冷静……”

莫愁哪里冷静得了，箍住屈原的手道：“他受伤了，是吗？他现在在哪儿？快带我去看他！”

屈原看着莫愁，艰难道：“乙儿为了保护公子横，阵亡了。”

莫愁怔怔无声，眼神空洞，良久，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号。

“为什么——我就这一个亲人，竟也没了？”莫愁俯地痛哭，久久

不能平复。父亲死后，乙儿是她心中唯一的牵念，此刻，她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儿。他很想说，你还有我，却终究没有出口。

函谷关一战，列国间关系更加微妙，秦国转危为安，天下大势竟在顷刻间扭转。

不错，这扭转局势的关键人物，确是张仪。乱世之中，最有策士用武之地。这名师从鬼谷子的无双奇才，三两下搅乱天下局势，一点点唤起秦国那昭然野心。

此刻张仪府上，访客络绎不绝，张仪闭门不见，然而刚刚家仆来报，公子嬴荡已亲来府上。张仪略一思忖，便令家仆引公子荡从后门而入。

张仪缓步行至后园，见嬴荡伫立园中，便疾步上前拱手道：“太子久等，张仪罪过！”说罢便引嬴荡去一处亭中同坐。

嬴荡坐定，见园中雕梁画栋，奇石异草，缤纷乱眼，不禁叹道：“丞相庭院，竟是比秦宫林苑精致许多。”

张仪朗声一笑：“大君厚待张仪而已。”

嬴荡轻轻一笑道：“丞相既然爱美物，本公子今日亦有美物相送。”说罢，轻轻一击掌，便有一列美姬进来，婀娜行至张仪面前。俱是杏脸桃腮，楚楚可人。

“这俱是我从太子宫中亲选的美女，不知可有一二能入丞相之眼？”

张仪面无异色，让嬴荡不明就里，于是起身对美姬道：“你们都过来，让丞相瞧瞧。”

张仪也不承让，只待那些美姬一个个从身前走过，直至最后一个，张仪对嬴荡笑而摇头道：“多谢公子，张仪对女色不甚贪恋，即便留下一二，也怕惹得美人伤心。唉，不如一人清静。”

嬴荡心中一沉，虽是不悦，依然强忍下道：“莫非是丞相心中早

有心仪之人？”

张仪淡淡一笑，直言道：“不错，张仪曾见过一位绝色佳人，从那之后，再看任何女子不过凡花俗草。”

赢荡心中愈发不悦，见那一群美姬尴尬而立，便起身道：“不想丞相眼光甚高，太子宫中女子竟也无一人入眼。”

张仪拱手道：“太子有一日亦能明白，何为万千人中的那一个。”

赢荡冷笑，拂袖而去。行出张府几步，忽然停下，向侍从道：“今日是何日？”

侍从一怔，不知赢荡何意，只唯唯道：“杏月二十三。”

赢荡冷哼一声：“记下这日子。”便疾步而去。

张仪回到房中，在案前落落坐下，侍从端来一盏醴浆，犹豫道：“丞相何必得罪太子？那美人即使留下一二，却也无妨啊。”

张仪饮一口醴浆，轻蔑一笑道：“那些美人……不说也罢，我亦不是轻狂，只是如今秦国上下，但有私欲之人，皆来笼络本相，不得不防。况且大君厚待我，我只倚靠大君一人便可，何必花精力结交这些庸人。”

而张仪当真一世聪明，揣度那秦王即使不悦，现在亦不是鸟尽弓藏之时，日后秦国，离不开他的地方还多。可他却实在忽略了帝王心术，岂容一人功高震主。

宫内风言风语骤起，连半八子亦按捺不住，与秦王试探道：“臣妾听说，这几日丞相府上，送珍宝美人的朝臣趋之若鹜。”

秦王心中冷哼一声，仍不动声色道：“函谷关之战，丞相居功甚伟。朝臣欲笼络他，亦不是稀奇事。”

半八子心中自有打算，只漫不经心笑道：“也是，并且那张仪亦是奇了，据说不好女色，昨天太子送了几个美人给他，竟也被他退了回去。”

秦王一顿，沉脸道：“太子竟也去了？”

半八子笑道：“是啊，看来丞相当真不近女色。太子府上的美姬，竟也不入眼。”

秦王顿了顿，手指轻叩案几，忽然冷哼一声：“季半，去寡人宫中，选二十名伶俐的美人，给他送去。”

数十日之后，楚王终于宣布上朝，王座依旧，朝臣垂首立成一片，而楚王却觉得元气大伤，竟再难恢复君王气象。

朝堂一片死寂，众臣皆不知如何开口，尴尬的沉默中，昭和出列，向楚王一拜道：“大君，此次痛失商於之地三百里，秦楚实力一长一消。微臣以为，当再与齐国组合纵之师，收复失地。不然，今后局势将更为不利。”

屈原怔了一怔，出列一拜道：“臣以为，如今不宜再攻秦。”

堂上一片喧哗，众臣交头接耳，神色不一。子尚轻嗤一声，冷冷道：“屈大人，若不是你当初力主合纵，楚国怎会大败？如今我楚国损兵折将，丧师失地，你却反对合纵，究竟意欲何为？”

“国老大人，函谷关之败，并非败于合纵大计。屈大人何罪之有？”陈轸出列道。

“陈大人此言差矣！若无合纵，怎会有函谷关之战？”

“列国阳奉阴违，出工不出力，方致合纵失败！”

“够了！”楚王重重一拍案，厉色道。众人一惊，又见楚王忽然捂住胸口，半晌才缓过气来。

“函谷关战败，罪责在不谷。合纵列国本存异心，不谷未听屈左徒进言，调兵平越授人以柄，实是中了张仪奸计。今日，不谷自请荆楚之刑！”楚王双手扶案，沉声缓缓道。